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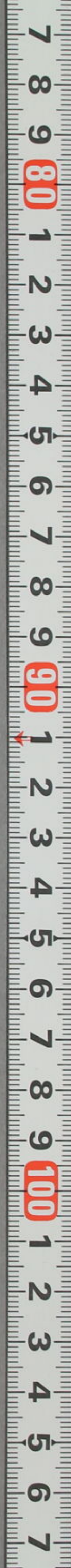


正校

韓非子解詁全書

四

□ 13
2584
4



仁
2584
10-4

韓子解詁卷之七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邦儀甫述

安江信君實甫錄

大正九年三月二日
磯貝靜升氏

說林 旧刊有上第
二十二字

原注說文說誘也以言論人使從已也戰國之時以遊說相高故韓子採而成篇名曰說林則說亦多術而不苦貧矣織株美擢互見迭出斧斤入之而皆可材也按唐時已有上下篇索隱廣說諸事其多如林故曰說林
○旧刊割喻老篇置此卷首八分說林下篇以系卷第八不知何換

湯以伐桀讀以已同增精而恐天下言已為貪也因乃讓天下於務光而恐務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說務光曰湯殺君而欲傳惡聲於子增言將歸不義之名於子也故讓天下於子務光因自投

之其名實美桓公乃弗救

子胥出志邊候得之邊境子胥曰上索我者讀上始見以我有美

珠也令我已亡之矣我且日子取吞之候因釋之增史楚平

員奔吳吳越春秋日子胥奔吳夜行晝伏出到昭關關吏執

之予胥詐曰王之所以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

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要且

死子賜亦且寸絕境吏恐而救之

慶封為亂於齊而欲支越舊刊接前章增齊景公三年慶封

其族人曰晉迺奚不之晉慶封曰越遠利以避難族人曰變

是心也居晉而可不變是心也雖遠越讀雖更遠於越也其可以安

乎言危也山璠曰說苑說

智伯索地於魏宣子魏宣子弗予任章曰何故不予

宣子曰無故請地索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隣國必恐

彼重欲無厭重積也天下必懼君子之地智伯必驕而

輕敵隣邦必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則智氏之

命不長矣伯策同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

必姑與之增吳注王應麟云此豈蘇秦所讀周書陰符者歟

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且君何惜以天下圖智氏惜當作

而獨以吾國為智氏質乎讀質質的也

君曰善乃與之萬戶之邑智

伯大說舊刊說因索地於趙弗與策弗上更因圍晉陽韓魏

父之外趙氏應之內智民自亡黃獨亡也策作遂亡按自棄之自

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安曰饑召兵

召招恐通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今荆人起兵將攻

齊臣恐其攻齊為聲而以襲秦為實也不如備之成東邊荆

人輟行旧刊輟作輟非是柯維騏曰任安善於揣齊而不善於秦謀止其役而休之不猶愈乎

齊攻宋宋使臧孫子南求救於荆荆大說山璠曰宋策作許荆王大說勝

救之甚歡讀言與臧孫歡也不爾與上大說臧孫子憂而反

其御曰索救而得今子有憂色何也臧孫子曰宋小而齊大

夫救小宋而患於大齊旧刊患作惡諸本作患策作惡增惡如字言與大齊相仇也此人

之所以憂也而荆王說必以堅我也我堅而齊敵荆之所利

也臧孫子乃歸齊人拔五城於宋而荆救不至莊冲虛曰荆本無救宋之

情悅而許之以堅其守使齊宋俱斃而已收漁人之刃卒之齊拔五城荆救不至孫子之言是其驗矣

魏文侯借道於趙而攻中山趙肅侯增與魏文不相當當將作烈侯趙策無肅字

不許趙刻曰策作趙利鮑注攻中山在魏文十七年趙烈元年君過矣魏攻中山而

弗能取則魏必能則魏輕魏輕則趙重魏拔中山孫秦拔中山

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也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

必許之許之而大歡與使者彼將知君利之也必將輟行君

不如借之道示以不得已也郭子玄曰越人之國以攻雖戰勝攻取必不能得寸尺之地范

睢祖此為秦獲遠交迫攻而天下也有由矣

鳴夷子皮事田成子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鳴夷子皮負傳

原注傳信也以繒帛為之出入關合信案師古曰傳今過所也而從至望邑增案蓋博望在鄧州向城縣

子皮曰子獨不聞涸澤之蛇乎涸澤蛇將後有小蛇謂大蛇

曰子行而我隨之人以為蛇之行者耳必有殺子不如相銜

負我以行人必以我為神君也舊刊人下無必字也下有乃相銜負以越公道而行人皆

避之曰神君今子美而我惡以子為我上客千乘之君也以

子為我使者使令之人萬乘之卿也子不如為我舍人讀言人為

上客則吾備千乘之君也子為使者則吾尚萬乘之卿也子為舍人則吾備萬乘之君也增齊策楚有祠者賜其舍人注

始皇紀注主厥內小吏或曰侍從賓客者吳注田成子因負

傳而隨之至逆旅逆旅之君地長里君之類讀言所至逆旅

見之待之甚敬因獻酒肉增云春秋末稱鴟夷子皮者有三

皮曰侍於屈春是也其二齊蒍商詭稱范蠡變姓名者太史公列之貨殖是也其三齊人與田氏棄齊者凡論訓私門成

黨而公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注殺簡

公之難又墨子云齊景公欲封孔子以尼谿晏子止之孔丘

乃志怒於景公與晏子乃樹鴟夷子皮於田常之難成子出舍

記索隱引韓子云蓋范蠡也蒲阪圓曰闕止之難成子出舍

于庫聞公猶怒將出子行止之曰需事之賊也遂殺簡公立

平公此後八年越滅吳范蠡乃去越其時田常既棄齊孰與

為難而有出亡之事乎且范蠡賢者報吳霸越業已足矣何

故更難其執之賊以求顯乎索隱未之考耳原禮曰范蠡

之隱不可蹤跡越王邑之于會稽猶晉文之封介山子推也

國語云蠡之去浮五湖莫知其所以終極是為得實如史記所

云在齊居陶事跡淺顯越之君臣有置而不問哉廣輿記洞

庭包山有蠡宅鳳陽府蒙城有蠡冢並可以証林希逸曰致

士先徙隗始却似此等意見

世假借重以售茲多倣此

溫人之周周不納客問之曰客耶對曰主人主恐王字見左

而不知也。更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也，而自謂非

客，何也？對曰：臣少也。策作誦詩。策更有曰：普天之下，莫非王

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策注小雅北山詩：普徧率循也。增毛詩：普作溥，傳：濱，涯也。今君天

子，則我天子之臣也。豈有為人之臣，而又為之客哉？策作：天子則我天子之臣也。豈有為人之臣而又為之客哉？

下則我天子之臣也。豈有為人之臣而又為之客哉？故曰：主人也。策無君使出之。策使：下有吏字，又見難一及內

儲下：莊冲虛曰：此段雖是權語，却是理上有三分條達。

韓宣王謂樛留曰：韓策注：樛留，韓人。吳注：樛居尤。大事記：作繆。吾欲兩用

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兩用田

成闕止。策無兩字，闕作監。而簡公殺讀：試通增：策作：魏兩用犀首

張儀，而西河之外亡。策注：大事記：魏惠後十三年，張儀相，魏魏不事秦，秦以公孫衍代相，儀留魏四

歲後說：襄王入之，乃去。二人更迭用，行相儀，猶兩用也。魏亡，河西地，大概言之，不必兩人為相時也。大事記：魏惠後五

年，以梁與秦，引此策云：秦至，是蓋得河西。今王兩用之，其地則犀首張儀之力，是時二人皆信用於秦。

多力者樹其黨，寡力者借外權。原：作小權，今從。舊羣

臣有內樹黨以驕主，策有作：或黨，上有其有外為交以割地。

策有作：或削地，作裂其地。則王之國危矣。策危：上有必字，唐荆川曰：用得相之功，用失其人，則兩用適以成其患。

紹績昧，增：希姓，錄收此。醉寐而亡其裘。舊刊：作裘，增：表古文。宋君曰：醉足以亡

裘乎？對曰：桀以醉亡天下，而康誥曰：母彝酒者。增：者字，宜後在

下：彝，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

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增：齊桓九三年，伐山戎，至子

狐竹而還，地理志在令支縣。

金在論道
而猶聖者
字中遊之

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
隨之遂得道絕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
之陰蟻壤一寸而仍有水增言蟻封高一寸則得水也乃掘地遂得
水以管仲之聖而隰朋之智增蒙求注引此三字至其所不知不
難師於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師聖人之智不亦
過乎杜陵詩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之以入舊刊操作操謬諸本楚策並同此策
而食之王大怒策無大字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
曰臣問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

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是客欺王也策無

夫殺無罪之臣策夫而明人之欺王也讀言暴下之見欺也策無也字

不如釋臣策無此四字王乃不殺策注吳曰自齊威宣燕昭使人海求三神山而方士盛楚臣

田駟欺鄒君田駟見鄒君使人殺之田駟恐告惠子惠子

見鄒君曰今有人見君則眈其一目舊刊映作映字典映

曰我必殺之惠子曰瞽而目眈君奚為不殺君曰不能勿眈

惠子曰田駟東慢齊侯南欺荆王駟之於欺人瞽也君奚恐

焉鄒君乃不殺駟之能無眈目也

駟之能無眈目也其素性為然猶瞽之不能無眈目也不獨誰鄒君也

魯穆公使衆公子或宦於晉或宦於荆原注兩宦蓋樹援也增趙本宦作官

鉏曰史刊犁作犁增內儲下黎且假人於越而救溺于越人

雖善游子必不生矣游水也失火而取水於海海水

雖多火必不滅矣遠水不救迺火也今晉與荆雖疆而齊近

魯患其不救乎難勢用人

嚴遂不善周君讀句嚴患之讀句并子章曰有缺文蒲改馮

沮曰增東周葉作馮且嚴遂相而韓傀貴於君讀韓傀韓不

如行賊於韓傀誣嚴遂則君必以為嚴氏也劉辰翁曰殺韓

氏則兩斃矣增國策嚴氏為賊而陽豎與焉道周周君留之

十四日載以乘車駟馬而遣之韓使人讓周周君患之客留

周君曰正語之曰寡人知嚴氏之為賊而陽豎與焉故留之

十四日以待命小國不足以容賊君使又不至是以遣之乃

與此條意互相發山潘曰此事內儲下韓烈侯策及刺客傳

所載各有異同吳注大事記案史記韓世家烈侯三年嚴政

殺俠累十三年卒子文侯立十年卒子哀侯立六年韓嚴相

哀侯二事相去遠矣而嚴政傳乃謂嚴仲子事哀侯與韓相

俠累有卻使政刺累與世家不合蓋刺客傳誤策云東孟之

會韓王及相皆在焉嚴政刺韓傀兼中哀侯又云東孟之會

嚴政陽堅刺相兼君許異蹴哀侯而禮之以為鄭君故

侯為君而許異終身相焉考之世家哀侯既殺其子懿侯即

位許異將誰相哉俠累既死烈侯在位十年謂之終身相可

也則此乃烈侯三年之事但策誤為哀侯耳又烈王五年韓

嚴遂殺哀侯解題引正義曰紀年晉桓公邑哀侯於鄭韓山

堅賊其君哀侯而立韓若山山堅乃韓嚴若山乃懿侯也增

此事國策誤合一事為司馬遷兩存不決故溫公與劉道

原書蘇氏古史皆疑之大事記注考之未盡且史記年表世

書合矣。韓嚴、韓遂、韓遂一人，蓋姓嚴名遂，韓人。也。吳氏分
為二人，誤。韓山堅、陽堅、陽堅，亦一人，豎痛作堅，形之誤也。蓋
姓陽名堅，或名山堅，亦韓人也。與東周潛通謀，且助韓之嚴
遂為內應，以弑哀侯者，刺客傳不載。陽堅事者，蓋欲舉，專政
獨身直往，刺國君及相，以
見其勇耳。吳氏亦考未盡。

張譴相韓增張良傳索隱韓有張譴病將死公乘無正秦官

百官志增公乘姓也魏文侯臣懷三十金賂之而問其疾居

一月自問張譴曰韓王自問疑增一本若子死將誰使代子答

曰無正重法而畏上雖然不如公子食我之得民也張譴死

因相公乘無正

樂羊為魏將高誘曰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

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盂文侯謂堵師

贊曰策作魏斯贊注魏人姚云後語作堵師案左傳堵師段

有堵師比堵亦姓也鄭有堵汝父並見左傳樂羊以我故策我下而食其

子之肉答曰策作贊其子而食之肉尚食之且策作誰不

食樂羊既字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又見人

孟孫獵此段不可別提人得麇使秦西巴載之持歸其母問人

而求麇答曰余不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人問

復召以為其子傳增說死貴德其御曰人問訓曩將罪之

今召以為子傳何也孟孫曰夫不忍麇又且恐吾子乎故曰

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見疑秦西巴以有罪益信又見

呂子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七 九

淮南子獵下
有兩字來作
歸元至字求
鹿不有字在
三字評連

成樂

曾從子善相劍者也衛君然吳王曾從子曰吳王好劍臣相

劍者也臣請為吳王相劍拔而示之因為君刺之衛君曰子

為之是也讀言子之言固是也增非緣義也為利也吳疆而

富衛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為吳王用之於我也乃逐之

紂為象箸而箕子怖舊刊無而字怖喻老同以為象箸為舊刊無不

盛羹於土簋則必犀玉之盃玉盃象箸此文又必不盛菽藿

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增短當作短荀子衣

之褐亦短褐也齊俗訓短褐不掩形而煬竈口列子朕衣則

短褐釋文短音豎方言複襦也說文粗衣也又敝布襦也又

澹褌短者曰短褌有作短褐者誤又墨子舍其文綉却短

褐而欲竊之宋策隣有短褐注豎使之褐吳注李短褐姚

本注短一作短韓文考異云短一作短方云貨殖傳用短字

董彥遠洪慶善皆辨古無短褐字賈誼貢禹貨殖傳班彪劉

平張衡傳凡六見班彪論漢書作短文選則用下管切是唐

儒兩用之故少陵以長纓為對而史記孟嘗傳國策墨子語

皆傳寫之誤云國策短一作短史記士不得短褐司馬貞

亦音豎班彪王命論短字韋昭云當作短襦也又淮南子巫

馬期統衣短褐高誘無說未必皆傳寫之訛柳子厚亦嘗用

之安知韓公之必不然乎兩存以俟智者圓曰作短誤齊俗

訓必有菅屨跣躄短褐不完者高誘注楚人謂

袍為短褐大布據此則云高誘無說者失考而食茅茨之

下舊刊食則必錦衣九重高臺廣室也稱此以求則天下不

足矣增言不足以供其欲也以聖人見微以知萌山璠曰見端以知末故

見象箸而怖知天下之不足也舊刊無之字

周公曰已勝殷將攻商蓋增墨子周公且非關叔薛三公東

武王誅紂伐奄注辛公申曰山璠曰左傳昔周辛公之大難

東方無道之國

攻小易服不如服衆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蓋服矣

通雅 劉敞

云九尋在徐州莒魯之間馮厚齊以朝鮮東尋九種非也

紂為長夜之飲懼以失日

舊刊懼作畏增誤謔字讀言恐以長夜飲而忘日數也蓋紂猶知之

問其尤存盡不知也乃使問箕子

舊刊使下有人字

箕子謂其徒曰

為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

知之吾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

增凌趙注醉者懼獨醒也

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役於越

舊刊徙上

或謂之曰子

必窮矣魯人曰何也曰屨為屨之也而越人跣行縞為冠之

也而越人被髮以子之所長遊於不用之國欲使無窮

增說

質無使字勝

其可得乎

說山訓莊子並載王元澤曰此亦譬喻而無聽所用亦等瑟之類作隱語

陳軫

增魏策

貴於魏王惠子曰必善事左右夫楊

增微橫樹

之即生倒樹之即生折而樹之又生

喻軫遊諸侯皆合

然使十人樹

之而一人拔之即無生揚矣

舊刊作至

夫

舊刊無此以十人

之衆樹易生之物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

子雖工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子必危矣

與孟子天下易生之物章相類

魯季孫新弑其君

增經世書曰三桓作難弑其君哀公

吳起仕焉或謂起曰夫

死者始灰而血已血而血已血而灰已灰而土

讀血血也

反其土也

無可為者矣今季孫乃始血其母乃未可知也

母乃當作

貫字謂罪也乃盈欠文或云及字此後毒逆益滋有不可知者也并子章云毋灰訛言新弑其君其惡灰滅反土未可知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七

十一

大書英并略

也山璠曰母音無也耶古字通未可知也言季氏存心 吳起因去之晉

隰斯彌增齊大夫見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

增物通作暢時則訓暢月音暢月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

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增言斧折其樹創斷數處陳風斧以

斯離之兩雅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山璠曰數讀為

數離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列子周

子作遊隰夫田子將有大事增言有

日察見淵魚者不祥吳王濞傳察夫田子將有大事增言有

志事大而我示之知微增道本將有事我必危矣不伐樹

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楊子過於宋東之逆旅莊子山木楊子之宋宿於逆旅列子

更有逆旅有妾二人其惡者貴美者賤列子一人下有其一

揚子問其故逆旅之父讀父老人言主人也莊答曰列子答

美者自美列子上美吾不知其美也惡者自惡列子上惡吾

不知其惡也揚子謂弟子曰莊子列子並作楊行賢而去自

賢之心莊子列子並作焉往而不美莊子列子並作行賢而去自

下皆知善之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衛人嫁其子增汜論訓而教之曰必私積聚為人婦而出常

也其成居幸也汜論訓有私藏而富其於以復嫁其子因私

積聚其姑以為多私而出之其子所以自反者旧刊無陪其

所以嫁旧刊陪其父不自罪於教子非也而自知其益富增

知以富也今人臣之處官者皆是類也增汜論訓其父不自非也而反得其計知為出

魯丹三說中山之君而不受也因散五十金事其左右復見

未語而君與之食魯丹出而不反舍遂去中山其御曰及見

乃始善我何故去之魯丹曰夫以人言善我必以人言罪我

因索而罪之陳深曰與西門

未出境而公子惡之曰為趙來間中山君

田伯也好士而有其君自公好士而亂荆其好士則同其所

以為則異飯氏曰以下合公孫友友一作自別而尊白里增

自刑之為則異舊刊無惠子曰此非也慧惠增希姓錄收往

者山者曰往東走逐者亦東走其東走則同其所以東走之

為則異故曰同事之人不可不審察也增曰伯與

說林下舊刊割下篇系第八

伯樂教二人相踉馬莊子馬蹄怒則分北相踉牛馬類以足

相與之簡子既觀馬一人舉踉馬讀言就馬羣

伯樂音博勞

聲類曰踉也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七 十三

其一人從後而循之三撫其尻而馬不踴此自以為失相其

一人曰子非失相也此其為馬也踳肩而腫膝增踳肩短音倭夫

踳馬也者舉後而任前腫膝不可任也故後不舉原注腫膝言無力不

能任也前有任之者後有舉之子巧於相踳馬而拙於任腫

者任者無力則舉者無功也夫原作大而今從旧刊而以有所腫膝而不

任智者之所獨知也

惠子曰原連上文置猿於柙中柙檻也假真則與豚同故勢不便

非所以逞能也逞當作程課也御覽正身下有見字

衛將軍文子見曾子曾子不起而延於坐席正身於奧正位東宮

之文子謂其御曰曾子愚人也哉以我為君子也君子安可

毋敬也以我為暴人也暴人安可侮也曾子不佞命也山嗜

鳥有翮翮原注音周者字典引此作周注二作翮金谷世雄

如雁周周之智不如鴻引韓子作周三引阮嗣宗詩云周二

銜羽以免顛仆蛋二負蟹以求美草言鳥獸尚知相依也楮

此周二蓋蛋二距虛之類二鳥相比而飲于河者重首而屈尾將欲飲於河則必顛

乃銜其羽而飲之世雄曰言使一人之所有飲不足者讀飲

不足以飲也言不可不索其羽也世雄曰言求銜其羽者以

阮籍詠懷詩周二尚銜羽蛋二亦念飢注引此文翮作

周重首作首重銜其羽無其字不可下有以字也作矣

鱣顏氏家訓書證說似蛇蠶兩雅釋蟲軛鳥蠶注大蟲

同蟲狀似蠶墳首睥目色多青增管子欲小則化如蠶蠶注

說苑人見蛇則驚駭見蠍則毛起渙者持鱣婦人拾蠶利之

說苑所在皆為責諸楚策黃諸懷錐乃注孟賁專諸諸吳人刺王子慶忌者內儲下作孟賁

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教其所愛者相駑馬千里之

馬時一其利緩駑馬日售其利急此周書所謂下言而上用

者惑也鳳卿案惑當作急雖云下言君上必採用者以當其急發也增其言如卑下而用實高上即相駑馬類惑

字疑矣汜論訓昔者周書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權也注用可否相濟也周書周史

所記之書

桓赫增疑杜赫見國策曰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

小不可大也目小可大大不可小也舉事亦然為其不可復

者也讀不衍文增篇作必則事寡敗也

崇侯惡來知不過紂之誅也川刊過作適三作遇劫道夫

遇言身免紂之戮也而不見武王之滅之也比于子胥知其君之必亡

也而不知身之死也故曰崇侯惡來知心而不知事比于子

胥知事而不知心聖人其備矣言兩知之也

宋太宰貴而主斷季子將見宋君梁子聞之曰語必可與太

宰三坐乎蒲阪園曰三坐宋君太宰季子同坐也齊策張儀

新進獨說大宰必疑間已不然將不免王孫賈與其媚於寵之謂季子因說以貴

主讀言大夫也增謂宋君而輕國增貴主媚宋君輕國

揚朱之弟揚布列子弟下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

而反其狗不知而吠之列子而上揚布怒將擊之列子擊作

通雅
君復
名

楊朱曰子母擊也列子母作子亦猶是也使女狗白而

往列子嚮者注音向黑而來子豈能毋怪哉陳深曰以素

惡之况於人狗且

惠子曰羿執鞅山璠曰當作抉決以韋為藉故或從革賦注

決以象骨為之著右手持扞扞捍同射用韋充臂以利弦者

謂之遂一物三名增字或作捍內則注捍拾也可以捍弦又

於左臂以遂弦東操弓關機山璠曰關貫通增變同越人爭

為持的弱子扞弓增原道訓扞鳥弓之弓注張也又尸子鴻

非二五難記也欲鴻鵠之心切也山璠曰呂子慈母入室閉

戶故曰可必則越人不疑羿不可必則慈母逃弱子言慈母

字音

桓公問管仲富有涯乎荅曰水之以涯飯氏曰其無水者也

富之以涯其富已足者也人不能自止於足而亡其富之涯

乎山璠曰而亡屬下蒲阪圓曰范睢傳亡其言臣者賤而不

宋之富賈有監止子者與人爭買百金之璞玉因佯失而毀

之負其百金債也而理其毀瑕得千鎰焉事有舉之而有敗

者十四字句拾負之時也言得時義也增言舉事者或有

以無舉者為賢不知此乃聰慧如監止者負

有欲以御見荆王者衆駟妬之因曰臣能擿鹿見王舊刊擿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七 十六

按撤當作繳謂生絲繫箭以射飛鳥也說文撤旁擊也又與擊通莊子可証增旁擊也於義不通山璠曰當作微子虛賦微執受訓飯子道曰山氏意蓋謂臣能微獲鹿王乃御車使之微鹿而不能及故此人代而御之王為御不及鹿自御及之王善其御也乃言衆駟妬之

荆令公子將伐陳丈人送之曰晉疆增言晉必救陳與楚戰也不可不慎

也公子曰丈人奚憂吾為丈人破晉丈人曰可吾方廬陳南

門之外并子章曰廬凶居也公子曰是何也曰我笑勾踐也為人之如

是其易也易輕已獨何為密密十年難乎增如忠孝蕭愧密春愚之密言密勿勤苦

也屬卿按言舉車之易二誠知子之言則越王何為後十年之後遂其志也而密二辛苦如彼堪笑也反諷公子謀大事

輕舉也山璠曰越語范蠡曰夫十年謀之而一朝棄之其可乎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逃之舍於家人也家人藏其皮冠

懼許由之盜之也讀言為許由藏之也夫弄天下而家人藏其皮冠是不知許由者也言家人恐許由盜其皮冠預藏之於韞是不知其為讓天下之人也

三蚕相與訟一蚕過之曰訟者奚說三蚕曰爭肥饒之地一

蚕曰若也亦不患臘之至增臘祭名秦紀正義十月臘日也盧蓋反而茅之燥

耳茅包莢物增燥恐焦字誤飯子道云耳字語助東周策夫鼎者非效壺醢醬瓶耳可懷夾提挈以至齊者若又

奚患於是乃相與聚喂其母而食之增喂苦怪反孟子注相與食之也疑者虱所生

故謂疑懼人乃弗殺人視其不肥而不用之於祭也莊子需

之母者之一且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

蟲有虻者原曰法或作虻增山璠曰韻會虻字注引爾雅

非子曰蟲有蠅者一身兩口爾雅諸書蠶蛹為蠅又非二首

兩口貪害之物檢古今字詁此亦古之虺字蒲反圓曰字書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七 十七

蛇胡恢切與蝮音近注蝮物
趙作虺虺虺並恐虺字誤
此一本爭下
有食字勝
遂相食因自殺人臣之爭事而亡其國者皆蛇
類也

宮有聖器有滌則潔矣行身亦然無滌聖之地無當作有并子章云無可

公子糾原連上將為亂桓公使使者視之使者報曰笑不樂

視不見增心不必為亂乃使魯人殺之事在莊九年

公孫弘增中山萊司馬喜使趙為己求相中山公孫弘陰知

絕之曰吾不與子為昆弟矣公孫弘曰我斷髮而為越王騎公孫喜使人

人用兵不以斷頸我將謂子何周南之戰增周南戰伊闕也

有與悍者隣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左傳七年疏貫

字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讀言殺我以遂去之舊刊無

曰物之幾原注危也者非所靡原注隨也也山璠曰幾讀如見幾而

孔子謂弟子曰孰能導子西之鈞名也導道通言也廖文英

能乃導之不復疑也子貢謂子西之為人疑有脫語孔子曰

誰能說破子西何以獲此高名也一曰鈞當作子貢曰賜也

鈞平也謂適當之名也讀言導之使其鈞名也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七

十八

寬哉讀言不寬也宇迪曰不被於利絮哉山璠曰寬絮當易

句讀言不被於利民性有恒曲為曲直為直孔子曰字疑行

子西不免讀句蒲阪圓曰白公之難子西死焉實孔子之言也故曰

直於行者曲於欲讀言通人情也鳳

晉中行文子出亡見說苑權謀篇文有異同史記過於縣邑

從者曰此嗇夫管子君臣有吏嗇夫字讀抑此嗇夫官始春

賦注書注主幣之官秦制卿有嗇夫職獄訟收公之故人讀

主人為公廼春秋未說語比大夫於諸侯者其原蓋本於楚

縣尹曰公增尤傳鄭伯有居窟室朝者曰公焉在注家臣故

為公伯有公奚不休舍說苑奚作焉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

此人說苑作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原注振

也我過者也振救也荀子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振上當

吾過是不振以求容於我者家語辨政王注吾恐其以我求容

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周遽原注魏人魏策作謂宮他曰東周策高注為我策作子

謂齊王曰以齊資我於魏請以魏事王策以齊以下十一字

資我於魏宮他曰不可是示之無魏也策是示齊輕也注魏臣

重也齊王必不資於無魏者而以怨有魏者策作天齊不以

魏者讀言為力能制魏者所怨也增西周策注有公不如曰

謂得其意楚策韓公叔有齊魏注得國之援也公不如曰

也必因公策公不如至此二十七字作故公不如不有魏公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七 十九

是公有齊也

也。葉無字。

因以有齊魏也

也。葉作以齊。

白圭謂宋令尹曰

則讀宋無令尹官而下云令尹者增適他國而稱

故國也非理也令字誤當作大宋葉作天尹吳注左傳哀六年宋景公卒六卿三族降聽政因大尹以達杜注近官有

寵者大尹蓋通宋君之母君長自知政公無事原注謂失權也矣今

君以主也而務名不如令荆賀君之孝也則君不奪公位而

大敬重公則公常用宋矣

薄皮圓口用以師之以言表權柄也

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國之諸公子其可輔

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車一人焉

讀人猶各也先達者

得其意也相收管仲從公子糾鮑叔從小白國人果殺君小白先

入為君魯人拘管仲而效之

讀效致也鮑叔言而相之亦見呂不廣故

諺曰巫咸

列子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曰巫咸七發巫咸治外

雖善祝不能自祓也秦

醫

讀秦越人也增史記扁鵲者渤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正義曰又家於盧國號盧醫秦策吳注周禮釋文引史

記曰姓秦名小齊越人今史無小齊字恐釋文為是彼時所見本未缺也越人似非名字蒲阪圓曰繆稱訓駱醫以治病

注越醫則秦以齊為駱越人明矣盧醫又疑即駱醫之音耳通雅云扁鵲秦少齊成式笑任道昇呼扁鵲為扁後讀甄大

言本州引曹憲音布典反乃信之又曰扁鵲姓秦字越人扁縣郡屬渤海智按地志無扁縣而周禮釋文引史記姓秦名

以齊越人此為近之然今史記無以齊二字其曰扁鵲者黃帝時有扁鵲而秦越人在戰國時人另之為扁鵲今所傳難

經乃越人作非黃帝之扁鵲也託名耳宋雷敦作炮灸三卷亦非黃帝時之雷公漢志有黃帝扁鵲俞附方隋志有雷公

注神農本州四卷此乃非戰國之越人宋之雷敷然必偽託者師古注人表輪邊即輪扁音偏足知古皆平聲其作扁

者海篇之雖善除讀除病也秦葉扁鵲不能自彈也

讀蓋謂針砭增以管仲之聖而待鮑叔之助此

鄙諺所謂虜自賣裘讀北夷產裘原道訓句而不售士自譽

辯而不信者也

荆王伐吳說苑權謀篇載吳使沮衛躒犒於荆師左傳昭五年吳

犒師使其弟躒由荆將軍曰縛之殺以釁鼓問之曰女來上乎

舊刊女答曰上吉乎曰吉荆人曰今荆將以女釁鼓舊刊

無以欲字其何也說苑奉使答曰是故固通又東周策其所以

吉也說苑是吾吳使臣來也舊刊臣固視將軍舊刊有將軍

怒將深溝高壘將軍不怒將懈怠今也將軍殺臣則吳必警

守矣且國之上非為一臣上夫殺一臣而存一國其不言吉

何也且死者無知則以臣釁鼓無益也死者有知也臣將嘗

戰之時臣使鼓不鳴荆人因不殺也無也字一本注楚人

維禎曰明快嫉

智伯將伐仇由呂子權勳文大異精神訓注近晉之狄國也

廣車因隨人以兵公由卒亡無備故也注夷國屬臨淮漢志

由作猶又九域圖并州有仇猶城引此吳注括地志云并州

孟縣外城俗名原仇山又史記樛里傳作仇猶韓子仇繇呂

子春秋權勳劉氏外紀夙繇高注或作仇繇漢志臨淮乃泗

之連水羅氏路史謂非智伯所伐者公音求字又作咎咎通

雅云公猶今之泗州通典泗州連水縣漢公猶縣南齊設冀

州治連口智按郡縣志沐水俗名連水今沐陽縣也漢之公

猶今泗州也春秋仇猶國今大原府孟縣也有仇猶城智伯

欲伐公由即此羅氏路史謂智伯所伐焉連水大誤矣又云

繇則呂覽引呂覽曰中山有夙繇者智伯欲攻之升庵引夙

之訛本也而道難不通樛甘傳正乃鑄大鐘遺於仇由之君

仇由之君大說除道開道將內之讀內赤章曼枝曰正義章

四刊無於字

重刊臣字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七

二二

大甲

此與不可此小之所以事大也而今也大以來讀言大國以此來請也

卒必隨之讀卒兵卒也不可內也仇由之君不聽遂內之赤章曼

枝因斷轂而驅高誘曰山中道狹故斷車轂而行去也至齊七月而仇由亡矣

正義七月作十九日高子作七月越已勝吳又索卒於荆而攻晉左史倚相見魯昭十二年謂杜氏曰楚史名

荆王曰增荆王惠王也說苑權謀作莊王誤夫越破吳豪士死銳卒盡大甲傷

讀大甲言壯魁之士能衣大甲者增說苑立節越甲至齊又家語屈節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越兵以甲為益蓋其軍制今又索卒以攻晉示我不病也不如起師與公吳舊刊與

荆王曰善因起師而從越讀言就軍與戰也越王怒將擊之大夫種

曰不可吾豪士盡大甲傷我與戰必不克舊刊作魁不如賂之乃

割露山蒲阪圓曰蓋之陰五百里以賂之史記越滅吳而不在江淮之間能正江淮之北楚

東侵廣地至泗上陳深曰倚相二策所謂擊其階級

荆伐陳吳救之軍間三十里兩十日夜星言夜也左史倚相謂

子期曰兩十日甲輯而兵聚山璠曰恐有誤說苑指武作吳必夜至甲裂墨壞彼必薄我

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為陳讀言成陳未成也而吳人至見

荆陳陳列而及左史曰吳及復舊刊作覆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

必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可敗也乃從之遂破吳軍蒲阪圓曰魯哀

十年楚公子結伐陳吳使延州來季子救之交綏與此異

韓趙相與為難韓子魏策無索兵於魏曰願借師以伐趙願策

下有得字增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可以從趙又索兵

以讀曰與

新刊韓非子解話

卷之七 三十三

御覽荆
人字無
星字輯
下元行
字陳字
作有戎
三字

旧刊無以字

以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

已乃知文侯以構於已讀構講同和也內儲下為魏王構之

而周策注講和解也吳注史甘茂傳索隱曰鄒氏講讀曰構又曰漢史構講兩字常雜構構購亦然今凡為和解之義者

定讀從構為交結之義此乃皆朝魏增魏文北二年三晉初列者字當從後並放此

時楊慎曰魏不助亂以得二國之心甚奇

齊伐魯索讒鼎讀呂氏春秋作岑鼎增左傳讒鼎之魯以其

賈原注賈與馬同旧刊作馬往齊人曰賈也魯人曰真也齊曰使樂

正子春來呂子審為新序節吾將聽子魯君請樂正子春樂

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真往也君曰我愛之答曰臣亦愛臣之

信列子履信篇昔齊攻魯求其岑鼎魯侯偽獻他鼎而請盟焉齊侯不信使柳季云是則請受之魯使柳季柳季曰君

以鼎為國信者亦臣之國今欲破臣之國全君之國臣所難也乃獻岑鼎

韓咎策注大子立為君而策有未定也弟在周增韓策韓世家

大事記史襄王十二年太子嬰死公子咎公子蟻爭為太子時蟻蚤質於楚楚欲內之遂圍雍氏蟻蚤遂不得歸韓韓

立外為太子國策與世家周欲重之而恐韓咎不立也原注所載參錯重複不可詳考

者不立其弟也增策恐韓咎入韓綦母恢曰西周策高不如

之不可立也注非山璠曰咎當作之綦母恢曰注周臣不如

舊刊以車百乘送之得立因曰為戒不立則曰來效

賊也策效作効增效致也反辭以德韓咎也

靖郭君人間訓注齊威王子封於薛齊策注田嬰謚將城薛客多以諫者策無靖

郭君謂謁者曰策無毋為客通策無齊人有請見者策無曰

臣請三言而已策有過三言一策作益臣請烹策注所謂誅靖郭

新刊韓非子解詁卷之七 二十三

君因見之客趨進曰有而字海大魚楊慎曰三字因及志人

訓因靖郭君葉刪此曰請聞其說人間訓請作願葉請以下

言外應客曰鄙字臣不敢以死為戲靖郭君曰郭二字願為

寡人言之葉願以下六字作亡更言荅曰荅對君聞大魚乎

葉聞上網不能止繳不能結也人間訓作鈞弗能牽蕩而失

水葉注集韻蕩放也言自放螻蟻得意焉葉注螻蟻姑一曰

也增莊子吞舟之魚今夫齊亦君之海也黃海君長有齊

而失水則蟻能苦之奚以薛為君失齊雖隆薛城至於天墨子旗熾蒞城猶

無益也靖郭君曰善乃輟不城薛葉無不字是又

荆王弟在秦此條又見秦不出也增權謀蒞發端云楚公中

射之士曰資臣百金臣能出之因載百金之晉見叔向曰荆

王弟在秦秦不出也請以百金委叔向受金非是山潘曰項

羽紀二世使入讓章耶章耶恐同法而以見之晉平公曰說

飯子道曰使者之言不左稱叔向可以城壺丘矣增左傳晉人以宋五大夫

作謂平公曰飯氏平公曰何也對

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甚秦惡荆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

若禁之我曰為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彼如出之可以德

荆東周葉注彼不出是卒惡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矣公曰

善乃城壺丘謂秦公曰秦伯時為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

秦因出之荆王大說以鍊金好金見百鑑遺晉

闔廬攻郢魯定四年戰三勝問子胥曰可以退乎子胥對曰溺人

者讀言溺入於水也一飲而止讀其人飲水一口也則無溺者以其不休也不

如乘之以沉之趙本注喻楚常為五

鄭人說難作宋富人有一子將宦謂其家曰必築壞墻是不善人將

竊其巷人亦云不時築而人果竊之以其子為智以巷人告

者為盜巴見說難

金澤 林寬季客校並書

韓子解詁卷之七終

韓子解詁卷之八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邦儀甫述

門人 松田永子雲 校

觀行旧刊有第 二十四字

明主獲法術之士以為寶鏡利於自見 無死見疵明過之事是謂觀行之道

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

短不也故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怨目失鏡則無以正鬚

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緩已

助序文注引作自緩云韋皮繩喻緩也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弦急也

故以有餘舊刊脫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主

天下有信數數術也謂法一曰智有所不能立原注在二

曰力有所不能舉原注在三曰疆有所不能勝原注在故雖

有堯之智而無衆人之助大功不立有鳥獲之勁而不得人

助不能自舉有資晉之疆而無法術不得長生故勢舊刊作

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使也舊刊作離朱孟子所謂離婁

易百步而難眉睫非百步近而眉睫遠也道不可也故明王

不窮鳥獲以其不能自舉不困離朱以其不能自見因可勢

求易道故用力寡而功名立時有滿虛事有利害物

有生死人主為三者發喜怒之色則金石之士離心焉賢聖

之恐脫淺深矣季布傳有以關陞下韋昭云關見陞

使人觀已明於堯不能獨成鳥獲之舊刊無不能自舉資晉

之不能自勝以法術則觀行之道畢矣言知不惡法術之士

安危舊刊有第二十五字陳深曰

安術有七危道有六安術一曰賞罰隨是非二曰禍福隨善

惡言福善三曰生歿舊刊作隨法度言守四曰有賢不肖而

無愛惡五曰有愚智而無非譽六曰有尺寸而無意度意億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八

二

美下脫之

聖人必知
禍而避何
肯立奔車
覆舟之際

七日有信而無詐道別危危道一曰斲削於繩之內二曰斲

割於法之外繆稱訓繩之內與繩三曰利人之所害四曰樂

人之所禍五曰危人之所安六曰所愛不親所惡不疏如此

則人失其所以樂生而忘其所以重死人不樂生則人主不

尊不重死則令不行也字有

使天下皆極智能於儀表盡力於權衡讀儀表權衡皆言法令也以動則

勝以靜則安治世使人樂生於為是愛身於為非自暴為非

小人必而君子多故社稷長立舊刊作常立山云功名篇國

家久安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五雜俎奔車之

之下無伯夷性之者也孔子家兒不識罵曾子家兒不識鬪

世雄曰當危急時仲尼之智不能施計伯夷之廢不能相讓也故号令者國之舟車也安則

智廣生危則爭鄙起故安國之法若饑而食寒而衣不令而

自然也先王寄治理於竹帛讀竹帛謂法令之其道順故後

世服今使人饑寒去衣食脫衣食二字雖責者不能行廢

自然雖順道而不立彊勇之所不能行則舊刊作雖上不能安上

以無厭責已盡則下對無有讀十二字句言下財已盡而上

以應上哉無有則輕法法所以為國也而輕之則功不立名

不成聞古扁鵲之治甚病也扁鵲黃帝時人甚病與以刀刺

骨聖人之救危國也非有先王論夫談者有情於目而佛於

字書佛以忠拂耳刺骨故小痛在體而長利在身拂耳故小

違也

逆在心而久福在國故甚病之人利在忍痛猛毅之君以福
拂耳讀言以拂耳之諫為福也山云宜作福以忍痛故扁鵲盡巧拂耳則子胥不
失壽安之術也病而不忍痛則失扁鵲之巧危而不拂耳則
失聖人之意如此長利不遠垂功名不久立陳子淵曰治病在忍痛撥亂在

人主不自刻以堯刻猶期也或曰刻剋已之刻而責人臣以子胥是幸殷

人之盡如比干盡如比干本不疊此四字今從旧刊補之則上不失下不亡
上不失天下下不亡其國讀言人主之所冀望在上雖不行
下皆忠臣也下皆忠則上不失下不亡矣其所冀望者如此
而不知上下之不權其力而有田成而幸其臣旧刊作盡如
比干故國不得一安原注言人君以桀紂自待而以比干子

樂所長而憂所短失所長則國家無功守所短則民不樂生
以無功御不樂生不可行於齊民漢書注齊民平民也如此則上無以
使下下無以事上

安危在是非不在於彊弱存亡在虛實不在於衆寡故齊故
萬乘也讀上段言田成故而名實不稱上空虛

於國內不充滿於名實言齊主失柄故臣得以成其篡弑
也旧刊作得奪主殺天子也山潘曰齊而無是非不黨者多
賞於無功使讒諛讒諛面以詐譎為貴誅於無辜旧刊作使
偃原注偃人以天性剖背以詐偽為是天性為非小得勝大矣

其政綱也

迂評
明主
係另

原注誅賞不明是以名亂原注言故不外失

失之近遠謂朝廷而不亡於遠者無有猶未之有故周之奪

殷也拾遺於庭使殷不遺於朝則周不敢望秋毫於境而况

敢易位乎言不能秋毫侵取其地况敢易奪其位明主之道

忠法盡力其法忠心盡故臨之而法去之而思竟無膠漆之

約於當世而道行舜無置錐之地荀子儒效篇無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

大義枚乘書舜無立錐之地趙策藺秦曰臣聞堯無三戶之

於虞其側微於虞其側微於後世而得結德能立道於往古而垂德

於萬世者之謂明主劉涓溪曰意甚迫

守道旧刊有第
二十六字

補陳深曰賞罰明則下盡陳明卿曰每以伯夷盜跖

聖王之立法也其賞足以勸善其威足以勝暴其備足以

以旧刊行完法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拯者賞厚勸勤勞情

盡者名立情實善之生如春惡之死如秋春秋言賞罰好惡

流言止焉惡言死焉注故民勸極力而樂盡情不

虛此之謂上下相得上下相得故能使用力者自極於權衡

而務至於任鄙增史記力則任戰士出死奮發出而怨旧刊

為責者守道者皆增一作由懷金石之心以死于胥之蘇

用力者為任鄙戰如責者守為金石則君人者高枕而守已

完矣陳深曰賞罰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八 五

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輕以其所難止其所易山璠云止

其所易內備上殷法刑并灰傳曰無弄灰所易也斷故君子

與小人俱正增當作小人與盜跖與曾史曾參史與俱廢張之象曰此謂

則身不全貴者不量敵則無勇名盜跖不計可則利不成謂

可取之時也素了凡曰意在明法故抗其詞

明主之守禁也貴者孟賁夏育古之力士見侵於其所不能勝盜跖見

害於其所不能取讀言為明主所侵害也言貴者無故能禁

貴者之所不能犯守盜跖之所不能取則暴者守慝邪者友

正大勇愿巨盜貞則天下公至旧刊而齊民之情正矣

人主離法失人則危於伯夷不妄取八字句雖伯夷亦危也

子章曰危免之訛非是而不免於田成盜跖之禍旧刊有也

子緯云也今天下無一伯夷謂以善人而姦人不絕世常有故立

法度量法下押度量信則伯夷不失是言不見為非也而盜

跖不得非不得法分明則賢不得奪不肖彊不得侵弱衆不

得暴寡託天下於堯之法則貞士不失分不失姦人不微幸

寄千金於羿之矢言置千金於羿射則伯夷不得亡通雅

姓墨名台見孔叢子注伯夷名允一名元字公信叔齊名而

盜跖不敢取堯明於不失姦必誅故天下無邪羿巧於不失

發故千金不亡邪人不售不用而盜跖止如此故圖不載宰

予不舉六卿宰子六卿皆亂臣也言國無亂臣也通雅曰闕

田常為亂則誤矣東書不著子胥子胥諫夫差死不明夫差忠臣無載失身

圖人君無入孫吳之畧廢世治不須盜跖之心伏原注法度

屈也人主甘服於玉堂之中甘服恐甘而無瞋目切齒插於

傾取之患舊刊瞋作瞋切齒刺客傳索人臣垂拱舊刊有金

城之內而無扼腕聚脣插於嗟惜原注子夜之禍原注君臣

矣增刺客傳搯扼索隱掌後曰腕勇者奮厲必先以左手扼

服虎而不以押論語注云禁蒺而不以法原注無法聖人所

塞偽而不以符契符此資育之所患堯舜之所難也故設押

非所以備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立法非所以備曾史

也立法所以所以使庸主能止盜跖也為符非所以豫尾生

也預備也增獲秦曰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

高亦作所以使衆人不相謾也欺不獨字恃比干之死節

不幸亂臣之無詐也持舊刊怯士之所能服握庸主之所易

守當今之世為人主忠詐為天下結德者利莫長於舊刊有

此故君人者無亡國之圖而忠臣無失身之畫明於尊位必

法今本法作賞讀言故能使人盡力於權衡死節於官職通

於資育之情不以死易生舊刊於盜跖之貪不以財易身

則守國之道畢備矣言法制不立刑罰不信則盜賊猶有免

殺身故不盜况

用人旧刊有第十七字

聞古之善用_レ人者必循天順人而明賞罰循天則用力寡而功立順人則刑罰省而令行明賞罰則伯夷盜跖不亂如此則白黑分矣治國之臣效功於國以履位見能於官以受職盡力於權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宜適也鄭風緇衣勝其官勝堪輕其任而莫懷餘力於心莫負兼官之責於君原注則見功讀負荷也任也兼官則責多而力不給也故內無伏怨之亂讀伏怨蓄怨也外無矯服之患言心服也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訟恐脫爭字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功工同故莫爭訟飭令作莫爭言爭訟止技長立則疆弱不彀力讀彀與角通校也競也冰炭不合形天下莫得相傷治之

至也

釋法術而心治任心為治也堯舜一有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

度治要脫奚仲不能成一輪廢尺寸而差長短差擇也王爾

守規矩尺寸治要守不能半中折衷也增山云半中當作成半方使中主守法術拙匠

之所不能治要有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則人力盡而功名立

而不見子胥之禍不肖者以罪而不見偃剖背見安盲者處

平平地而不過旧刊深谿愚者守靜而不陷險危如此則上

下之恩孫本結矣古之人曰其心難知喜怒難申也增山曰

禮記喜

新刊韓非子解詁

許林美仲
般字也
孟子所謂
公輸子者
其人也

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故以表示目以鼓語耳以法教心君人

者釋三易之數也術而行一難知之心如此則怒積於上怨積

於下以積怒而御積怨則兩危矣此誠人君以喜怒為賞罰也

明主之表異舊刊作易見故約立其教易知故言用其法易為故

令行三者立而上無私心則下得循法而治望表而動隨繩

而斷因攢而縫攢鑽通穿器也用之穿物曰鑽字與曰讀書通劄通作攢剪衣之形隨其形而縫之讀婦

誅故上居明而少怒下盡忠而少罪縫處以表識之亦通如此則上無私威之毒而下無愚拙之

聞之曰舉事無患者堯不得也讀言雖堯不能也而世未嘗無事也

舊刊也作之非增秦策天下未嘗無事也非從則橫也君人者不輕爵祿不易富貴不

可與救危國故明舊刊作人主厲廢耻招仁義山口招猶揭也莊

爵祿而義隨文公不忍口腹而仁割其肌孫鑛曰此等語又

其德書圖著其名書當作畫書如字亦通上文圖使人以公盡力而苦乎以私奪威人臣安乎以能受職而苦

乎以一負二負荷也謂兼官也責多而力不給也原曰注謂

故明主除人臣之所苦而立人主之所樂上下之利莫長

於此不察私門之內輕慮重事厚誅薄罪久怨細過長侮偷

快言偷苟且也快快二不滿也君宜備之然侮數以德追禍

之不改原曰注長輕侮人偷取一時之快也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八

九

按事及其實也原曰注禍賊當誅
而反以德報之也禍曰刊作禍
是斷手而續以玉也故世

有易身之患言易主也自君言之

人主立難為而罪不及猶偏則私怨生人臣失所長而奉難

給則伏怨結也勞苦不撫循憂悲不哀憐喜則譽小人譽

不省俱賞怒則毀君子使伯夷與盜跖俱辱故臣有叛主原

人主喜怒無常則臣下生心足使燕王內憎其民而外愛魯

人則燕不用而魯不附民燕見憎不能盡力而勢功魯魯見

說而不能離死命不避國而親他主見憎見說皆為如此則

人臣為隙穴隙穴窺主必言挾篡盜之心也孟子鑽穴而人

主獨立以隙穴之臣而事獨立之主此之謂危殆

釋儀的讀的為射者表儀而妄發雖中而不巧釋法制而妄怒雖殺

戮而姦人不恐罪生甲禍歸心舊刊禍伏怨乃結言不誅其

其連坐者也故至治之國有賞罰而無喜怒故聖人極有刑

法極極通讀非而死無螫毒故姦人服原注聖人以無心發

天中的賞罰當符故堯復生舜復立亦復也如此則上無嚴夏

之患下無比干之禍君高枕而臣樂業道蔽天地德極萬世

矣極至也

夫人主不塞隙穴以牆而勞力於楮墜讀外飾也楮暴兩

風必壞不去眉睫之禍而慕資育之死不謹蕭牆之患亂也

蕭牆疏而固金城於遠境言折衝千里也不用近賢之謀而外結萬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八 十

乘之交於千里飄風一旦起則賁育不及救而外交不及至

禍莫大於此言人主不可忽也當今之世為人主忠計者

必無使燕王說魯人無使近世慕賢於古無思越人以救中

國溺者說林上犁鉏曰假人於越而救溺子必不生矣如此則上下親

內功立外名成此本廢法求治忽也

功名舊刊有第二十八字陳深曰得天得人得技得勢則

頤控亦自可喜合二為一見變固佳

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人心三曰技能

四曰勢位非天時雖十堯不能冬生一穗喻老冬耕之稼逆

人心雖賁育不能盡人力故得天時則不勢舊刊脫勢字群

而自生得人心則不趨也而自勸因技能則不急而自疾得

勢位則不推進而名成治要脫推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

然之道行毋窮之令故曰明主

夫有材而無勢雖賢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材於高山之上而

下舊刊而下字臨千仞之谿舊刊十誤材非長也位高也桀為

天子能制天下非賢也勢重也堯為匹夫不能正三家三非

不肖也位界也千鈞得船則浮錙銖失船則沉非千鈞舊刊

輕錙銖重也有勢之與無勢也故短之臨高也以位不肖

之制賢也以勢人主者天下力以共載之戴通晉語故安

衆同心以共立之故尊人臣守所長盡所能故忠以尊主刊

行一御忠臣則長樂生而功名成名實相待舊刊作而而成形

影相應而立七啓注引故臣主同欲而異使利也人主之

患在莫之應故曰一手獨拍雖疾無聲人臣之憂在不得一

何孟春曰是是在今故曰右手畫圓左手畫方不能兩成故曰

至治之國君若桴臣若鼓技若車事若馬讀技臣之材也故

人有餘力易於應而技有餘巧易本亦作易於車立功者

不足於力親近者不足於信成名者不足於勢言世人謀功

其一而未得其二也三者相俟而後大功立矣增近者已親

而遠者不結則名不稱實也聖人德若堯舜行若伯夷而位

不載於世增不為世則功不立名不遂故古之能致功名者

衆人助之以力近者結之以成遠者譽之以名尊者載之以

勢原注人主德盛則勢尊勢尊則多助多如此故太山之功

長立世楷本作常立於國家而日月之名日月名

名注久著於天地此堯之所以南面而守名舊刊作舜之所以

北面而收功也舊刊作

大體舊刊有第

原注辭既通顯意亦醇細不詭於道幾此篇

古之四子講德論注全大體者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讀觀

因字引日月所照四時所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私治

心累已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不逆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八

鳳翔接
作信支云
親近者
於信

後

法盤下脫

天理不傷性情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文選注作而察難知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引猶入推猶出也言出必於繩墨而不違也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法度急緩守成理因自然禍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愛惡榮辱之責在乎已而不在乎人自為善則賞已為不善則罰已故至安之世法如朝露讀朝露之在草上圓而未散及午則散純樸不散心無結怨口無煩言故車馬不疲弊於遠路旌旗不亂於大澤萬民不失命於寇戎雄駿不創壽於旗幟創傷也雄駿之士傑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盤孟墨子琢之盤孟銘於鍾鼎功著于盤孟銘篆著壺鑑又云功績銘于金石著于盤孟注盤孟之器皆銘其功趙策著之盤孟鮑注取太公為武王作盤孟之銘誤又漢志及田蚡有孔甲盤孟取義以名書記年之牒空虛天下無事故不載故曰

利莫長於簡禍莫久於安使匠石見莊子以千歲之壽操鈞視規矩舉繩字墨而正太山使賁育帶干將良劍而齊萬民雖盡力於巧極盛於壽太山不正民不能齊故曰古之牧天下者不使匠石極功以敗太山之體不使賁育盡威以傷萬民之性因道全法君子樂而大茲止澹然間靜因天命持大體紀綱故使人無離法之罪讀羅法也詩維離於羅之離也魚無失水之禍如此故天下無舊刊不治上不天則下不遍覆心不地則物不必治要必載讀謂君上如天地也覆育太山不立好惡不擇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澤不辭故能成其富管子海不鏡水故能成其大山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二 十三

厭入故能成其衆陳思王表江海稱其大者以不容注墨子
曰江河不惡小谷之滿也故能大又李斯書太山不讓土
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大故大人寄形於天地而
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故大人寄形於天地而
萬物備歷心於山海讀如因山谷也增字云治要歷作措圓
山川歷藉義同言因其勢治之也而國家富上無忿怒之毒下無伏怨之患
治要伏怨作上下交順以道爲舍刊順作僕似勝言朴素
伏行非也也喻老帶爲之故長利積大功立名成於前德垂於後治之
也欲之則德無舍至也

金澤 林寬季容書

韓子解詁卷之八終

